

洁白的仙鹤啊
请把双翅借我
不会远走高飞
只到“阿里”就回

陈庆港 著

冈底斯 遗书

Testament of Gangde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著名新闻摄影师
荷赛 (WPP) 摄影奖获得者

《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
《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作者

首部公路小说
诠释一段途经高原的
旷世爱情



014036374

1247.57
3329

陈庆港 著

冈底斯 遗书

Testament of GangDe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715749

1247.57
33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冈底斯遗书 / 陈庆港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9-6551-2

I. ①冈…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3658 号

书 名	冈底斯遗书
著 者	陈庆港
责任编辑	孙建兵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551-2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年轻时去过的远方 001

最后一天

死者 006

“冈底斯攻略” 011

飞往拉萨的最后一张机票 016

第一天

阿古顿巴 017

刑警朗刚 020

《朝圣旅馆》 023

第二天

卡内沛巴 026

时间消失的下密寺 031

第三天

仓央嘉措的诗 037

常白 040

被遗漏的名字 042

第四天

山口与最后来的一对情侣 043

达娃和丹增，及路线 050

第五天

离开拉萨 052

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 058

飞过年楚河的秃鹫 061

第六天

第八道班以西 064

在桑桑发生的事情 069

一场突然而至的风暴 075

萨嘎小镇 078

第七天

希夏邦马旅店 083

随风而逝的死亡声明 090

第八天

无法呼吸的夜晚 093

和死亡有关的秘密 099

雅鲁藏布江的源头 104

雪葬 106

朝圣者的牙齿 108

第九天

喜马拉雅的目光 112

常白离去之谜 114

普兰与神秘的“香巴拉” 118

拉姆的故事（一） 123

拉姆的故事（二） 127

科迦寺里的惊叫 131

第十天

白色金字塔 137

圣山之夜 143

第十一天

北京的回忆：不治之症 152

北京的回忆：不祥预感 157

北京的回忆：那场雪崩 161

第十二天

死于圣山 166

一个王国的遗骸 168

古格藏尸洞 169

红殿里的重逢 178

被抛弃的人 181

狼群与火的对峙 184

第十三天

狮泉河，说唱盲人的预言 186

第十四天

怀念一只狼 192

卓舞 193

第十五天

这是哪里？ 197

真正的鬼湖 201

九十九个颜色的彩虹 207

神秘的村庄 212

信号弹 215

胡超的选择 217

“灵魂啊你走吧……” 220

“达娃山” 221

第十六天

窗外的天葬台 225

第十七天

罪孽与惩罚 232

第十八天

飞上天的哈达 236

前言

年轻时去过的远方

西藏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多年前，有位土司命令部下去巡查他的领地。土司说：“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们一定要到达我领地的边缘。”部下带着一队兵丁，骑着马，一直往西行。越往西去，空气越稀薄，气候也越来越严酷，每天雨雪冰雹都会轮番而至，有时大风还会吹着石头跑。最后兵丁们只能下马，弯腰顶风继续往前走。风暴卷起的沙石，打在枪尖上，发出持续不断的哗啦啦声响。他们肩上的枪被压得越来越低，黄尘弥天盖地，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最后所有人不得不全部伏倒在地。返回后，部下向土司汇报说：“老爷，我们已经到达您领地的边缘了，您领地的边缘一直延伸到了天边。”土司问：“那么你们真的到了天边吗？”部下说：“我们真的到了天边，我们的枪尖划在天顶上哗啦啦直响，还冒出了火星。由于担心枪尖把天戳破，我们就把枪提在手里，继续往前。天低得让人直不起腰，我们就趴在地上往前爬，直到天地合到一处，

+6740

001

+6237



前面堆满了沙石，再也无路可走。”部下拿出了磨损的枪尖，还有一包从天边带回的沙石给土司看。土司非常高兴，他重赏了部下和兵丁。从此土司确信自己的领地一直到达天地的边缘。

据说土司部下认定的“天边”，其实就是藏西的北部高原，它也就是我要讲述的那群年轻人所要去的“远方”。

或许土司的故事只是个笑话，没有人会信以为真。

但下面这段话，相对来说则更为可信，这是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他的伙伴抵达这片土地时写下的一段记录文字。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险生涯》一书里这样说：“在这里每跨出一步都是新发现，每个名字都让我们多认识地球一些，直到1907年元月，地球表面的这个部分就像月球背面一样不为人所知，人们对月球可见的一面远比对地表这个多山之境更为熟悉。”

事实上，直至1907年以后的近百年时间里，这片土地也并没有出现过任何大的本质性改变。

几年前看过一本谈论生死的书，里面讲到濒死体验。大部分濒死经验有类似的过程，大约这样几步：1. 体验到一种不同的感觉，安详而充满幸福，没有痛苦和身体感官的觉受或恐惧。2. 觉察到嗡嗡声或急流声，并发觉自己离开了身体。视觉和听觉加强，意识清晰而灵敏。3. 进入黑色之中，在漫无际涯的空间飘浮，然后迅速进入一个隧道。4. 看到光，最先是远远的一点，而后像被磁铁吸引一般往那一点靠近，最后被包裹在光和爱之中。这光非常美丽，夺目但却不伤害眼睛。5. 有人看到超自然美的内在世界，天堂般的景色和建筑，听见了天乐。6. 会到达一个不能超越的边界……看完这段描述后，就觉得这一体验并不陌生，我甚至确信自己有过的这样的体验。那么这种体验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获得的？难道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死亡？后来，在回忆许多年前的阿里之行时，突然发现：我曾有过的濒死体验，是在那条通往阿里的漫长之路上获得。灵魂风筝般飘在空中，俯瞰着那条细长的路，路在风雪中延伸，它的两旁是不确定的幻境，雪山耸立，苍野无边。祈祷声里，疲倦的车，顶着暴雪，甲虫般爬行于茫

茫荒原。车上的人齐声祷告。头顶明月高照。周围极度寒冷。祷告声响彻雪野，我泪流不止……

那次阿里之行，以后想起每每感到心惊。贸然前往一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令我们遭遇太多猝不及防的磨难。或许也正因如此，那次阿里之行才会刻骨铭心，才会改变我原有的诸多观念，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对自我、对生死的看法。它把我推至剧烈摇晃的崖顶，使我离开了常态，让道德与人性一次次浸没在容器中煮沸，逼问它们的极限。

那是逼近天堂、逼近死亡的旅程，它让我知道了生死的距离，也让我懂得生命是个奇迹，它与万物相连，与天相连、与地相连、与山相连、与水相连、与风相连、与雨相连、与树相连、与草相连、与羊相连、与狼相连……与善相连、与恶相连……与你相连、与我相连……每个生命都是另一个生命的神灵。

我目睹死亡，那么近，那么仔细。从它那里，我知道了生的意义，不复杂，如同死一样。只是一样的死亡，它带走了有的人一切，又给有的人留下了充满希冀的来生。拥有来生的人，敬畏今世。因为没有来生，我们无所畏惧。因为没有来生，我们无比畏惧。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贪婪？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害怕平静，不敢面对心灵？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喜马拉雅山脉的那个洞穴里，面壁十年的苦修者，在想什么？

决定要写这个故事之后，我再次去了阿里。

拉萨以西至狮泉河这片自古以来一直由神牢牢掌控的土地，仅仅在近十年间，已经逐渐被人类把握。如今，人们在这片神秘莫测的土地上覆盖沥青，修通了数千公里的道路。人们往来于这里，不再受雨雪风暴的阻拦。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而事实上，我们已永远无法离人太远，也无法离神很近。即使是在无人区，也处处可见人的各式生存，以及种种商业

+6740

003

+6237



行为。随着人类的进逼，神在撤退，它为我们让出了越来越多原本神圣的土地。在古格，人们就像爬上任何一座土丘般爬上古格遗址，踏在它的顶上，那也确实只是一座以高价被出售踩踏的土丘。人们把它踩在脚下，没有多少人在意它的过去，在意这里上演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曾经的圣殿神塔，曾经所有的神圣之物，所有的神圣之举，都显得突兀、多余、颓败、微不足道、格格不入。

变了。我？还是阿里？

就像书中那个隐藏了二十年的人，这样说或许不确切，其实他只是最初隐藏过，并在隐藏中“死”去。死亡不是终结，今生今世只是你的一部分。“死”对于他，是重生。二十年时光中流逝的，其实是他的两个人生。他到“他”的那次蜕变，究竟发生在何时？现在谁也说不清楚。科学解释说，每七年人体的所有物质就会完全更新一遍，你和过去的那个你之间，再没有共同的物质存在。或者像虫草，在菌孢侵袭虫体之前，它是虫，在菌孢侵袭虫体后，虫体因充满菌丝而死，头部生出了草，这时虫身虽在，然而它却已成为新的物种。又有什么不是如此呢？只是我们已感受不到这种变化的阵痛，像被打了麻药，因为没有痛苦，我们就一直相信没有变化的存在。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才惊觉一切都已面目全非。

没有什么可以重来。除了回忆。

因为遥远，所以诱惑。怀恋那次阿里之行，或许正是因为那次阿里之行和我之间距离的遥远，就像当年的阿里与我。然而当年我还是到了阿里，但那次阿里之行对于此时的我，已经遥远得永远不可接近。

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成果正在不断缩小或消除距离，时间的，空间的，它让遥远的外部世界在我们眼前肆意呈现，却也让我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逼仄狭窄。它既让我们与诱惑无限接近，同时又对诱惑进行无情消解，神圣化作庸常，奇幻归为平淡。或许终将有那么一天，世界不再精彩，我们也不再有远方。

电影《冷山》里，男主角伊蒙在回归路上被人救了时说：“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个地方的名字，听了会让人落泪。”阿里，它不再是地理的存在，对于我，它是理想的存在，神的存在。

山在那。一直在那。时间陪伴它。

我们，虔诚走过。

远去。

陈庆港

2013年3月

+6740

005

+6237



最后一天

死者

走进阳光中，竟毫无觉察它与平日的不同，更毫无觉察那段远去二十年的人生往事，此刻已掉头，正朝我夺路而来。其实那件不幸的事，早在昨天黎明时分就已发生，然而令人不安的消息却要等我接到那个即将响起的电话后才能知道。

打开车门的一刹那，似有一盆硫酸兜头泼来，热辣浸透全身。往车里坐，如同朝炉膛里钻。屁股落到座椅上，像烙在煎锅中，先是一阵灼痛，接着有一条滚烫的蛇，在两股间钻游，并逐渐往空虚处探入……那个抓不着挠不得的痛痒处，顿时生出一阵诡异的惬意。几天前，一个同样酷热的正午，我和此时一样，屁股在座椅上“掂锅”，掂着掂着蓦地灵光乍现：如此高温刺激，是否对痔疮有疗效？随即给一位开诊所的朋友拨了电话。朋友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并没给我一个明白答复。刚才，我不得已登门去找他，滚烫的座椅，终于让我的痔痛变得异常难忍。隔着很远的距

离就能看见朋友的门诊前新添了一个巨幅灯箱广告，灯箱上是四个特别显眼的红色大字：“祖传绝痔”。“祖传绝痔”前的毒日下，摆着一溜椅子，朋友汗流浹背地忙碌着，他的汗珠滴在椅面上，滋滋地化作缕缕白气。一群患者推推搡搡的排着队，一个个迫不及待地想能早点坐到那一溜椅子上。看见我，朋友掰开拽住他的那好几只手，迎了过来。他一手擦拭额头的汗，一手扯起前襟扇着风，说：“刚刚推出的新项目，想不到病人一下子来这么多。”他扭头望了眼吵吵嚷嚷的病人，然后略带羞涩地对我说：“这可有你很大功劳。”脸上突然一阵发烧，我急忙转身而逃。

像是去赶乘“诺亚方舟”，车一辆顶着一辆，拼命往高架上涌。这场景让我想到昨晚电视上的一则新闻：一群抹香鲸，不顾一切地往海滩上冲。太阳照在前边的车顶上，发出电弧一样的亮。高架路像一块白炽化的金属板，轮胎口香糖一样在上面粘着，挪动一步都很难。

广播里，几位专家在分析一起杀人案，中间主持人时不时插入广告，还有听众一次次拨打热线进来：

……怕她记住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他才朝她举起了刀……

……这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朝她胸口连捅八刀，是长期弹奏1234567i八个音阶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有受流俗文化影响的因素，那瞬间他只是下意识选择了个吉利数……

急救车在右侧“哇呜哇呜”叫个不停，车顶上闪烁闪烁的蓝灯快速旋转着，搅得人心神不宁。左一把方向，右一把方向，急救车一直试图从前面的两车之间钻过去，但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所有的车都抽风似的一寸一寸往前涌。谁也不让谁。

……没有预谋，没有计划，这不能算是直接发生的故意杀人案……

……科学家说地球变暖主要是因为牛羊放屁造成的，老子也总算找到今天热死人的缘由了，敢情是你们几个在这嗡嗡嗡嗡的……

突然间专家和听众又就气候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大大超出了主持人的预料。广播里有些混乱。电话铃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



我似乎隐隐预感到这个电话非同一般，但这丝微弱的预感转瞬即被更为现实的判断赶跑。看了下时间：两点五十九。离开庭仅剩一分钟。我毫不犹豫地认定：电话是律师打来。

不接。

主持人连续插播了两次广告，才终于将双方情绪稳定下来，并成功地把话题从无聊的气候问题上转移开。广播里嘶哑的争论声，加上一阵阵尖锐的电话铃声，以及急救车连绵不绝的哀鸣声，使这个灼热午后令人厌恶，不堪忍受。

关掉收音机。

电话仍在响个不停。

在路上！我在心里给律师回着电话。即使不在这条路上，那么我也一定在通往这条路的另一条路上！这座城市，任何一条看似简单的道路，其实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你在走完它之前，永远无法预测，它耗去的将会是你的一天，还是你的一生。

此时，高架路的另一侧，空空荡荡，泛着白光。路中心的隔离带将一条路分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狭窄干涸的河滩，里面挤满了即将渴死的鱼虾鳖蟹，另一边则是浩淼宽阔的江流，但里面却“海阔无鱼跃”，它与狭窄干涸的河滩之间，隔着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想到喜马拉雅山脉时，我笑了起来。笑是因为让我想起喜马拉雅山脉的，竟是那条小小的隔离带。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能挡住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它的北麓形成大片荒漠，然而它没有挡住道路。可路中心这条小小的隔离带，虽然它连一个屁也挡不住，但却能让你走投无路。

高架路的另一侧，已被牢牢封锁，每个出入口上，都笔直地站着警察。封路、开道这种福利从来都是个别人享受，然而有专家却大胆推测：根据最近一段时期封路、开道的频率，此福利似乎正在逐级下放，并且极有可能至2018年，即惠及科级领导……听上去这像是扯淡，但因为之前此专家曾有过多次比这更荒诞的预测一一应验，所以对他的这一预测，我没

理由不信。

急救车仍在“哇呜哇呜”着一次次寻找机会往前挤。

电话仍在响个不停……

“陈小鸟吗？”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个完全陌生的声音。与律师快速、尖锐的语调相比，这声音宽阔、深沉，让我的耳朵感觉很不适应，它在我耳膜上震荡时，竟让我想起了海子“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的诗句，就像是一只飞越了千年时光，穿过了茫茫天宇的鸟儿，最终停歇在我的耳畔。

虽然仅仅只是四个字，但它让我愣了半天，一直回不过神来。对方也不急。

“陈小鸟吗？”它再次在我耳膜上震荡。这声音不会和此时此刻的我有任何瓜葛，“陈小鸟”是我过去的名字，它代表的是我生命里那段已经远去了的日子。

“陈小鸟吗？”

“你是谁？”

“我是拉萨刑警，朗刚。”他的回答令我一惊。然而他接下来的这句话，则令我浑身打了个哆嗦，“你就是陈小鸟吧？昨天早上，药王山下发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死者身上，有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在拉萨一个身份不明的死者身上？”我一方面觉得这极其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却又开始莫名的慌张起来。

“他，他是谁？”我问。

“这正是我们想从你那得到的答案。”拉萨刑警说。

汗水预谋好了似的，它们在一秒之内从身体的各部位同时冒出，弄得衣服湿淋淋的。这些年来，时不时冒出的种种意外，已使我变成一只惊弓之鸟。

+6740

009

+6237



“我怎么知道一个万里之外的死人是谁？”本想让这句话听起来轻松些，我特意在后面缀了声“嘿嘿”，但这装腔作势的笑，反而令自己像是真的心怀鬼胎。

“纸条上不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惊慌。

“还有谁？”

“还有朱卓尔、罗益、黄青、胡超、林百惠……”

记忆深处，一个蛛网尘封的昏暗角落，掠过阵阵旋风。尘埃落定后，一张张面孔逐渐清晰，映衬在他们身后的是雪山，湖水，还有湛蓝湛蓝的天空……时间常常只会让你和过往旧事有了回旋的余地，却绝难让你与它形同陌路。你可以把记忆折叠收起，藏到时间的深处，但它一旦被重新翻出，打开，你会发现，它竟然常常会不曾有一丝损减，簇新如昨。

“纸条不是纸条纸条是个合同……”我的语调有些失控。

“是的，它确实是一份有你们共同签名的合同。”

“那早就是个无效合同了。上面说得很清楚，它只对那次阿里之行起效用。那次阿里之行早在二十年前就结束了。”我很快控制住情绪。

“你们不仅在合同上签了名，每个人还在上面留下了联系方式。”

“留什么都无效了。这份合同我早扔了。这件事早就结束了。”嘴上虽这样说，但我心里仍旧紧张，“更何况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每个人的生命和财物安全由他本人负责。白纸黑字你看得到的。”

“我们试着和合同上的每个人都联系过。”他对我“过期无效”的言论并不发表看法，继续说，“除了你，其他人都联系不上。”

“你不能因为找不到其他人，就把所有嫌疑都推给我。”我害怕事情会越来越复杂。

“当年你留的是父母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一直没变过，只是前面增加了一位数。我们和你父母通了电话，从他们那得到了你现在的电话。”

都调查过我父母了？看来事情会真的很复杂。大脑像被塞进一团乱麻，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全没有听明白。直到他说“想得到你的协助，配

合我们弄清死者身份”这句话，我的思绪才又重新清晰起来。

我长长吁了口气，将粘在胸口的T恤向外拉了拉。

急救车还在东一头西一头地往前挤。

“死者会是合同上的人吗？”像是突然醒悟到什么，我急忙问。

“死者是男性。年龄50岁左右。我会尽快传一张他的照片给你，以便你辨认。”刑警朗刚说。

急救车朝着高架路的出口靠去，转向灯一闪一闪着。我跟着它，下了高架。

路口直行，通往市中心，通往医院、法院，也通往我上班的那幢黑色大厦。急救车向着市中心驶去。在禁止左转的标志牌下，我左转掉头，返回高架。其实每次置身这个路口，内心都会萌生这样的冲动，但每次都忍住，还告诫自己：你得往前走，不能扔下那一堆乱麻不管。然而这次，我决定听从内心的招唤。

封锁高架路入口的警察示意我靠边停车。我从他身边快速地驶过。后视镜里，我看到警察跟着车追了两步，然后站住，他用手抹了把脸上的汗，又把手上的汗狠狠地朝地下甩去……

“冈底斯攻略”

当我出现时，爸爸像被点了穴，愣在那看着我，而妈妈大吃一惊后，转身朝黄历跑去。她手指头蘸着口水，扒黄历上翻了半天，然后重新回来迷惑不解地看着我。离过年还有一百多天呢！

“发生了什么事？”他俩眯起眼上下打量我。

“没发生任何事。”我柔声说。

鬼才信！在爸妈眼里，我是世上最忙的人，一年到头，只在过年时才见得到，每回也都匆匆说上两句话，就又离他们而去。今天这是怎么了？

+6740

011

+6237



他们继续追问。

“你们别乱想了。”我一直压着的声音高了起来，“我只是想回来看看。”

见我变得不耐烦，老两口相互瞅一眼，转身去为我做饭。

“那只箱子还在吗？”吃好了饭，我问爸妈。

“在！在！”妈妈说着，起身就往阁楼上走。

一切依然保持着我在家时的样子。褐色的木箱，在阁楼的一角静静放着。离家那会，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都锁进了木箱里。

“没打开过。”妈妈用手在箱盖上掸了掸，“我只是常上来看，扫扫尘。”

阁楼上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推开屋顶那扇窗，一阵浓浓的黄尘夹着刺鼻的味道飘进来。妈妈赶忙又关上窗。她说：“这窗子不能开了，外面是工地。”

“外面不是老街吗？”

“老街早被铲平了。”

我又要去开窗，想看看老街是不是真的不在了。但妈妈拽住我的手，她说：“没什么好看的了。都拆了。很快就要拆到我们家了。”

看着那窗，我回想过去把它打开时的情景：扑面而来的潮润海风，接着是一阵“扑啦啦”的响声，那是因我开窗而惊飞了鸽群，它们如风乍起，鸣着鸽哨在老街一块块不同深浅、不同形状的屋顶上空盘旋一周后，会重新回到窗子对面的屋顶上站着，然后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歪着脑袋朝我这边张望。老街是我儿时的乐园，它依山蜿蜒，窄长曲折，石头砌成的建筑错落有致，别具一格，或高或低的石台阶，或宽或窄的石板街道，两边的店铺里大多卖着各式各样的渔具、海产，仅有一家挂着“酱油”白布招牌的日杂店，还有一家只摆着一把坐椅的剃头铺子，剃头铺子里的那把坐椅可以转动，它又笨又重，被磨得油光锃亮。而我最喜欢光顾的则是那家干货店，店老板会做标本，店墙上挂满了被钉在木板上的各种